

第23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 書寫到遠方

本期特選七位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得主與七位啟蒙老師對談，  
回溯彼此生命經驗，以及如何在交互映照中走得更遠。  
(聯副編輯室)

圖／太陽臉

# 文學專刊

聯合報  
2026年4月19日 星期日

每次老師跟我們聊文學時，我都曾想：「這樣是可以的嗎？」因為在那個只有成績的世界裡，彷彿這是一道隱隱的、偷偷的光……

# 不只是 作文課

黃暉凱 × 黃宥茹  
記者黃仲裕 / 攝影



## 神仙教母般的啟蒙

### ●黃暉凱

在我的年代對於文學的啟蒙，大概來自於各式課外書。不是課本（笑），課本是考試用的。在沒有3C產品的年代，下課鑽入圖書館或是放學流連在書局、租書店，是可以接觸各種課外書的管道。高中時很愛看每期校刊學長姊推薦哪些書，按圖索驥到圖書館尋找，沒有那本，那就同一個作者的其他本書，一整個系列看下來，大概可以說出作者是怎樣的人，或是簡單評論一下作品風格。

看多了就試著寫寫看，校內作文比賽是當然的選手，得名與否固然在意，但更多的是與其他選手的切磋交流。彼時沒有社群軟體，校刊、各縣市的青年刊物或是《國語日報》等，常是初試寫作者發表的園地，其門檻不高，文筆流暢、多投（也多退）幾篇稿件，被刊登的機會就高些。

寫作的目的，也許一開始是想被看見，但深究其本質，是「我有話要說」。「說什麼」是內容，「怎麼說」是形式。直率或隱晦、白描或抽象，中間牽涉的就是文學的手法。

### ●黃宥茹

在雲林縣的國中，主要是升學導向的氛圍，校內還是沒有太多文學風氣，連圖書館純文學類的書都特別少。所以在國中階段，校內的文學或許通常只能透過跟老師的互動，還有國文老師從課本延伸出來的教學內容中，去窺探一點文學的模樣。

我是在進到國中前就已經寫小說和散文的人，但到了國中忙於讀書考試，有段時間並不覺得它們重要，直到國三從戲曲學院回來，將想說的話寫進散文，得了台中文學獎的國中組首獎，學校好像才開始重視文學這件事情，也辦了第一屆的斗國文學獎，我投了一首新詩，拿了首獎，是我人生絕無僅有的新詩獎項。

此外就是跟暉凱老師的作文培訓中，吸收到一些文學的滋養。老師總是會給我們很多書，總覺得老師很像神仙教母，當時聊到什麼，下周就能變出幾本相關的書籍來。那些書對我的啟發比起作文比賽或是獎項，更受益良多。

## 年輕時看書宜雜

### ●黃暉凱

高中時有幸代表學校參加全國語文競賽，當時負責培訓作文組的是陳慧英老師，藉著訓練之便，常在下課時繞到老師辦公室，看看架上有什麼書，多問幾次，老師就把書借我，還書時老師從不問，但我就邀功似地說說看完的想法。對於當時到底說了什麼，現在一點都不記得，但最好也不要記得，大抵上就是些不懂裝懂，還硬要說出些什麼的假掰文青。但這種「逼自己要說出些什麼」的輸出，其實就是最好的整理。

現在我也常藉著上課或培訓作文的機會，放上一疊我喜歡的書，跟學生一起分享，但我不愛讓學生寫心得，就是隨口聊聊，「聊書」很好，很多靈感就是隨意瞎聊的時候碰撞出來的。年輕時看書宜雜，純文學很好，心靈成長、政治經濟、社會史地、食譜收納各種書都拿來亂翻，看多了就會形塑出自己的品味，逐漸地養成自己的閱讀胃口，進而分辨出良莠。

●黃宥茹

前面提到老師總會變出很多好看的書，在那個稍微封閉的環境和壓抑的歲月裡，是我的一大出口。我記得我國中時喜歡京劇，老師就借我一本《那串響亮的日子》，讓我一窺幾十年前劇校的生活，後來我真的轉學去劇校，也感受到其中時代的差異以及延續，對我而言是不錯的啟蒙。我們之間的橋梁可能是語文競賽？因為要培訓所以才會認識暉凱老師，但這個作文培訓卻又不只是作文培訓，每次老師跟我們聊文學時，我都會想：「這樣是可以的嗎？」因為在那個只有成績的世界裡，彷彿這是一道隱隱的、偷偷的光。



耳」。也幸好現在有臉書（笑），以前總覺得要跟老師或同儕聊文學或寫作，得先正襟危坐，但現在自媒體盛行，人人都有話語權，如何解讀他人的話語，或將他人的話解構再重構，都是文學寫作的練習（當然，情緒性的言語例外）。即便現在Threads或是Instagram盛行，我仍固執守在FB圈子裡。而老學生常回來在底下留言，說說他們現在讀了什麼，回應我曾經帶給他們的東西，是學生開拓了我的眼界，而眼界開了之後，就回不去了。

●黃宥茹

就學期間好像沒有特別交流的方式，就是每次作文培訓時聊聊天，老師可能會引導我思考、技巧等。畢業後的交流多半在臉書上，看老師分享生活的趣味、暖心的事情，或是日常裡的吉光片羽，老師也可以在臉書上看到我的心情，喜悅、憂鬱或沮喪。社群平台給我的感覺是我們仍然默默照看著彼此，像老師都會很仔細地看我的每篇文，然後在見面時與我提起，我總是很訝異她有看見。

對彼此印象最深的事

●黃暉凱

對於妳的轉出又轉入（笑）。當時有些老師會覺得妳浪費了一個暑假，但我不認為是浪費。妳去了又回來，見識過、體驗過，回來之後會更清楚自己要或不要什麼。可能我骨子裡有著叛逆因子，從來不覺得一定要聽從主流的意見，甚至有些時候會有種「你叫我不要我就偏要」的反骨，所以才會在教學滿二十年的時候，嘗試不同的職務。很多人說我不適合，但我總想著：你不讓我試試看，怎麼會知道我適合？人生很長、世界很大，如同許多成長小說或是好萊塢英雄電影的經典公式「離家冒險——克服試煉——榮歸故里」般，「離開」很多時候，是為了再次回歸。

所以妳的出與入，有其價值。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學到」，只要真心經歷、熱愛當下，長長的一生中，沒有什麼是浪費。

●黃宥茹

對於老師的形象，我在不認識老師，只知道她是我們學校的作文名師時，以為她是那種很古板的老師，也因此對於即將面對的作文培訓誠惶誠恐，但實際接觸後，發現老師是個有原則但不刻板的人，帶給我們許多在作文以外的東西，而不像我從前所受的作文教育都是一板一眼。畢業後，有時跟老師見面談談，發現老師看的書很廣、很年輕，講話很好笑，這跟一開始我對她的印象大相逕庭。

寫作上師生如何交流

●黃暉凱

我從來不覺得老師推薦給學生的書，學生一定要喜歡，更多時候，就是問問學生最近在看什麼，孩子看不見得幼稚，更多時候，是幫助我拓展閱讀的類型。看完了就聊，聊書的內容，聊看完之後的評價，聊最近關注的議題。除了紙本書，亦有短影音或是podcast之類的。載體或者不同，但引發的悸動或思考是類似的，一起聊聊，書的感覺是「聊」出來的。

這幾年很刻意地不買書，紙本書或電子書都是，反而回頭翻以前的舊書，有道是「好書不厭百回讀」，像是跟很久不見的老朋友重新聯絡上一樣，老朋友有新思維，「皆以閱歷之淺深，為所得之淺深

師生

黃宥茹：

老師國中教我的時候，有想過我未來會走上寫作之路嗎？

黃暉凱：

有跡可循。「書寫是人生」，透過文字，來回穿梭於現實與理想、質樸與華麗、美醜及善惡之間；藉由書寫，彌補生活中的缺憾、探索生命中的困惑。文字的力量，溫暖且踏實。

黃暉凱：

埔里的實習生活對妳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黃宥茹：

埔里的實習對我而言是一種找回自己的過程，透過跟土地和人的互動，讓我找到自己在土地上能立足的點，也療癒了我高中時期做土地研究的創傷，更能思考自己的未來，以及自己的位置。

# 黃暉凱

任職於斗六國民中學，二十多年的教學生涯，與孩子一同面對文本，試著讀出作者隱含在字裡行間中幽微之意。「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從來不是自己教給孩子什麼，而是孩子帶給我什麼。而文學，是我與孩子間的最大公因數。



# 黃宥茹

2005年出生於雲林古坑農民家庭，寫作愛好者、人文社會學徒，希望使文學為經、社科為緯，在我的筆下交織成為一幅美麗的圖像，可以關照未被社會照顧到的人、未被社會接住的心情。即將在九歌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



更多時候，我們談的是觀看世界的方式——

待人接物的分寸、社會的肌理、情感的輪廓……

# 一堂課之後的遠行

—— 林秀潔 × 蕭宇翔 記者胡經周 / 攝影

備課資料中未曾出現的風景

「老師，宇翔跑出去了，他沒填到東華！」電話自繁星選填會場打來，我的心猛地一沉，立刻衝出辦公室找人。

那年二月，繁星選填歷經多次預填與反覆推演，只為確保每個選擇都經過深思熟慮。宇翔從第一次起，始終只填「東華」。以他的成績，原可有更多選項，卻從未動搖。轉入個人申請後，六個志願，他仍只寫下一個名字——東華華文系。他要前往楊牧的故鄉，那個詩人曾駐足、耕耘的所在。

如同一位不放心的母親，我提醒他北部資源更為豐沛，而他以文字回應我，說夢想如何賦予血肉之軀生命的質地，使人在粗糙與纖細、堅硬與柔軟之間，辨認出自身的獨特與價值。於是我被他的話安放，並相信這個孩子將會在花蓮的土地上，開出更成熟，也更動人的作品。

五年後，他榮獲第八屆「楊牧詩獎」，成為該獎項最年輕的得主——這或許是最溫柔，也最確切的證明。

至於他對楊牧、花蓮與東華近乎偏執的嚮往，是否始於高三那堂〈十一月的白芒花〉，我已無從確知，但那堂課裡，他展現的專注與渴求，確實只屬於那片土地、那所學校。

〈十一月的白芒花〉是高三課程中最具挑戰的一課。推動「學思達」後，即使進度緊湊，我仍期待學生能真正感受文本，而不只是完成理解。課程最後，我拋出「詩化散文的運用」作為討論核心，卻意外引發分歧。作品以長短句的迴旋



與音節的律動承載情緒，閱讀門檻極高，多數學生直言難以親近。就在此時，宇翔挺身而出，逐一拆解他所讀到的形式與結構。我在一旁傾聽、記錄，那些觀點竟是備課資料中未曾出現的風景。提問與回應層層展開，那堂課遂成了一場難以重現的文學饗宴。

如何以作者之眼，讓意念抵達他人

其實，高中三年間，宇翔始終在「學思達」的國文課裡扎實地成長。課堂中，知識不再由我單向講述，而是化為講義與提問，交還學生閱讀、思索、書寫，再經由異質分組的討論，彼此激盪，最後站上講台，為自己的理解發聲。我在一旁主持、補充，課堂於是形成一種

來回往復的節奏——自學、思考、表達，反覆進行。

在這樣的訓練下，一學期至少閱讀十萬字。〈項脊軒志〉課後，我們閱讀畢恆達、凌性傑；談楊牧〈十一月的白芒花〉，書寫母親的篇章，則延伸至廖玉蕙老師的〈第五十四頁〉。文本彼此呼應，織成更細密的情感與思想網絡。此外，我也曾帶著宇翔與幾位同學，一同走進「青春愛讀書」的錄影現場，讓閱讀不只停留在紙上，而是引領他們與作家面對面，交換文字所能抵達的深處。

自高一開始，宇翔便已將詩納入生命之中。他頻繁寄來新作，我不急於評斷，而是先作為讀者，與他對話，再一同思索如何以作者之眼，讓意念抵達他人。有時談意象的生成；有時在字詞的取捨間反覆刪削；更多時候，我們談的是觀看



林秀潔

壽山高中末代日文實驗班導師。喜歡在傾聽與回應之間，陪伴學生走過那段尚未被命名的青春。把教學當作信仰，那份近乎整個宇宙的能量，來自世新中文系。成為罕病孩子的母親後，學習放下既定藍圖，與未知緩步同行。

世界的方式——待人接物的分寸、社會的肌理、情感的輪廓。我相信，真正走入人心的文學，來自尊重他人、凝視現實。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我將他推向更寬廣的文學現場，鼓勵他走出校園，參與文學營隊。在那裡，他受詩人啟發，也結識同道中人，創作逐漸開展。

那些陪他寫詩的日子，已然遠去。如今閱讀《濱海的遠足》，換他以文字陪伴我、陪伴讀者——以沉靜之心、洞見之眼，為人生寫下更深層的註解。

我想對宇翔說，願你始終記得，當年那個在課堂上為一句句式、一道節奏奮力辯證的自己。前路或許無人提示，但你已懂得如何閱讀世界、在語言裡安身。那片你選擇的土地，與你持續書寫的語言，終會回應你的行走，而我，始終在閱讀的一端，為你默默翻頁。

為了向別人傳遞，你不知如何啟齒的感情，你必須編織、創造、挪用、轉化、暗示，發明一整套語言……

# 當時我捧起文本 上台雄辯

以別樣的方式，  
重新認識古典文學

我站到講台上，布置好PPT。曾經的班導秀潔老師為我開場介紹，底下幾十位壽山高中的同學。大約七、八年前我也和他們一樣，在繁重課業的空檔，聽過幾場這樣的講座。我想我的任務也並不複雜，就是以相對從容的方式，介紹文學創作和內在心靈之間的關係。

那時我仍是研究生，回想起來，講座素材似乎有些刁鑽偏僻。我援引了字源學講解「詩」字的古老意義與生成，說明詩，是彼時故事複述的現場，古人的哀愁既直爽又幽微，歌舞勞動中其實暗藏深情；講詩經的〈周南·葛覃〉，跳脫儒家詮解，直面怨婦的情結，她可能面對的家庭問題，她遠走高飛的心，如何密織於「浣衣」這一動作；分段細講蒲松齡的〈促織〉，其中「捉蟋蟀」如何反映了明朝的高壓生活，還有父子間依戀與拋棄的原生家庭問題。我試著以別樣（以文學，而不是國文科）的方式，讓他們重新認識，在學校接觸日久，或許因過於熟稔，而不免疏離的古典文學。

壽山高中的構造如此有機，由好幾棟不同年代的建築拼接在一起，穿梭其間往往要跨越不同地勢風格、長短階梯，操場後頭還接了一座小土地廟。它有它的年齡，它生長的痕跡，並不完美，也從不嚴絲合縫、鐵板一塊，而是處處保有一種開放性。這是一個有它自己節奏和餘裕的社區型綜合高中。每個夜晚，七點到九點進出自習室，我常在寫詩和學習、白日夢和現實間自由調配。相信人生並非僅僅單點一線，而是充滿未知，頗需費心思辨。而在當時，若非國文課上秀潔老師引導我進入文學，我並非從小就知道這些。

幾乎每天都有國文課。秀潔老師採用學思達的方式講授，我們往往要在兩堂課的時間內，主題式地閱讀純文學，並針對一個題目展開辯論，輪流上台發言，剖析文字的章法肌理，詮釋其中的象徵隱喻，拆解無形的布局結構，也常常就要批評這篇文章或那首詩不易理解，太過幽微纏綿。而我每每是一名文學的辯護者，雖然未必每次都能成功服人。



## 蕭宇翔

世紀末生，成長於桃園龜山。命主紫微天相，易卦天醫，魔羯加射手，ENTJ型人，生命靈數358。喜歡喝茶，吃柿餅，對於人生充滿野心又無比迷茫。一七年負笈花東縱谷，隨後在關渡取得藝術碩士學位。出版詩集有《人該如何燒錄黑暗》獲第一屆台積電旭日書獎，第二本詩集是《濱海的遠足》（雙語：2025）。



詩不是解謎，  
而是為了還原一個知覺世界

有次班上討論著楊牧〈十一月的白芒花〉，認定其中澎湃的詩性，喃喃的抒情，阻礙了情節，致使讀者難以融匯理解，同學們不僅感到困惑，且大多否定這樣曖昧的形式。當時我捧起文本上台雄辯，試圖以絕對翔實的論述，指出音韻和隱喻的布勢，如何製造排浪之效，服膺於其中的情感主題，關於生命中的消逝與迴旋，飄搖與臣服，見證與超越——論證的細節難以回憶，辯護時的執拗點傲也早已轉化，在多年後的今天，當我站上講台，已熟成為教養和志趣，而不再只是文藝少年與眾不同的特異、叛逆，和快意。

講座很快結束了。我發現他們異常專注，且問了不少問題，除了靈感如何產生，寫作如何精進，如今，更多的也在問：如何提高觸及、如何出書得獎、該寫特殊題材還是精煉文筆、志趣無法被大眾接受該如何面對。我逐一回答他們這些實際的問題，也現場賞析他們的創作。其中一個女孩子在會後向我表達感謝，並掉下了眼淚。

猶記得講座中我不斷解釋，詩不是解謎，而是為了還原一個具體、原初的知覺世界。不是冰冷的字塊，而是憂鬱，自由，和愛，由血淚封緘。這女孩子或許，果真深有體會，並不把文學，僅僅視作一種有隔的，或雅致的，賣弄或抒發而已。

於是，當她問我什麼是文學，我告訴她，為了向別人描述你看到的世界，為了向別人傳遞，你不知如何啟齒的感情，你必須編織、創造、挪用、轉化、暗示，發明一整套語言，才有可能在縹緲之中，顯耀出那麼一點點，輪廓細微的思緒反光。在情感世界裡，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是自閉的，因為沒有人真正能夠，完全理解彼此，而是需要透過許多手段去翻譯。而文學本身，就是這樣一種耐心的翻譯策略——為了思考並面對，當記憶不斷消逝又迴旋，為了見證並且超越，這個充滿未知，有點危險，頗費思辨的人生。

而我並不是從小就知道這些。

# 你媽，外人田， 校正回歸

林金燕×謝宛彤圖／作者提供

## 林金燕

在彰化縣國立溪湖高級中學擔任國文老師。沒有明確的專長和興趣，將近30年的任教經歷，從文學、哲學到佛學，一步一步化繁為簡、去蕪存菁，直至生命的歸零。



那次比賽終究是無緣，但我卻因此困在書中好久好久，從剛開始的「為什麼要我讀這個」，到「為什麼要我讀到這個」……

### 不在學校裡的寫作迴廊

#### ●謝宛彤

跟其他寫作師生很不同的是，我對老師的認識基本上是零。我並沒有給老師教過，甚至不是同個校園的師生。老師是母親的同事，據母親回憶，是她去教務處印我的某篇手稿時，老師剛好在場（現在回想那篇手稿那叫慘不忍睹），有幸被老師相中，才開啟高中三年的文學獎接力賽。

因為邀稿而google老師，只找到《自由時報》報導老師考上研究所（可喜可賀），和因為以前寫過一篇很爛的推理小說，意外得知老師已婚，其餘的創作經驗、平時的教學風格，甚至老師長怎樣，我都是剛才跟老師要照片才知道的（就算視訊老師也都不會開鏡頭）。

初知老師大名，是因為老師致力於推廣校園的寫作風氣，每年都會領一大批高中生報獎而歸，基本上就是凡經此手必得獎的意思。那時接觸到許多老師名下大將的作品，各個有想法有野心有能力，因此我總想著要是能入此門，下一個是不

是就是我了！所以剛得台積電首獎的時候，突然意識到自己終於可以自稱金燕老師的兵了，開心程度不輸拿到三十萬。

#### ●林金燕

宛彤的母親楊老師，是溪湖高中第一把交椅的生物老師兼社團活動組組長，教學的活潑和創意一直深受師生愛戴。初識宛彤是她小三時，楊老師主動問我有沒有金庸的小說，女兒暑假跟著媽媽來校，想以閱讀打發時間。我把當時放在辦公室的《神鵰俠侶》、《大漠英雄傳》、《天龍八部》都借給宛彤，驚嘆於小三的閱讀水準，更印證「虎媽無犬女」這句名言，在社團活動組辦公室，總看到一頭栽在書中的宛彤，我見過她好幾次，而她無暇抬頭，才會對我沒有印象。

升上國中的宛彤創作了一篇科幻小說，第一次拜讀此大作，再次驚嘆於她的想像力和文字深度，就算情節有一些bug，人物的人性設定有點怪，但不掩她的天分。

### 文學之於先生，閣下如何應對

#### ●謝宛彤

我和老師一直以來都是用手機訊息聯繫，狀況就是我突然發一篇文章過去，不顧別人死活地說什麼時候要交稿請老師幫忙看，然後老師錄語音訊息回傳，或直接在稿件上註記。自己回看過去的作品，除了台積電得獎這篇，其他都是限制級超奇怪甚至可以通報學校的題材，看到稿件標題第一反應是來根小菸聽起來都滿合理的。也因學生作品終究不堪青澀，自己有時寫一寫也會覺得完了這篇就是扶不起的阿斗。我自己在看文章、寫文學批評，幾乎也都避不了主觀或是個人偏好。是否有作品一看真的救不回來，或真的不合胃口，老師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在看稿呢？

#### ●林金燕

溪湖高中已參加「中台灣聯合文學獎」二十一年，前面2到10屆雖然有指導，但人數較少，從文學獎第11屆到今年的第23屆，每年大量指導學生參賽，同時跨「新詩組」、「散文組」和「小說組」的大雜燴模式，邊指導邊學習，見識過各種程度和性質的寫手。但最有趣的往往是宛彤每次快壓線才丟來的稿件，總是帶著好奇興奮和愉悅，再次拜讀她的大作，就讀台中一中美術班的她創作力驚人，進步神速到難以想像，彷彿是當年文壇剛崛起的朱少麟，文字功力透紙背，才氣縱橫破虛空，她的強項是小說，但寫散文又詩味盎然，算是全才型的寫手。

師生

&A

# 謝宛彤

錯字連篇，非常吵鬧，在台師大噴泉詩社擔任一隻鳥。曾任酒店房務人員，營業到晚上十點，擅長把蓬蓬頭擺正。現居六人寢，室友說過最狠的話是欣欣你再坐我的床我就幹你的頭。寫作像冬天的法蘭絨毯，反覆搓揉就會靜電。

**謝宛彤：**

老師可謂超級致力於文學推廣以及推學生去比賽，而且類別從新詩散文小說統統都有，無論繳羽與否，很好奇老師在這些流水的學生身上看到什麼？是什麼讓老師支持著這些像盲盒一樣的寫作？

**林金燕：**

請問宛彤在創作過程中最艱辛的一次和作品是哪部？

**謝宛彤：**

應該是前述的島嶼末日小說，因為這是我得獎後首度提筆，一來在劇情上嘗試了新的像文史考察、寓言的元素，二來是對「自己的風格」感到困惑，也可能因為這篇的起稿是散文，吊兒郎當地寫寫覺得有料才決定改成小說。怕自己痛失好不容易受肯定的筆風、怕自己丟失作品本身的初心、怕自己寫壞一個好靈感，以前寫作通常源於不可不說的狠勁，現在反而耽溺於習以為常，或不以為意，又以為自己可以把握這種散漫。總之所有草稿都沒有刪。

**林金燕：**

溪湖高中不是明星高中，學生的程度多為中等，學業成績上挫折不斷，寫作是他們的出口，也是被嘲笑、再怎麼青澀或拙劣，都有亮點和可取之處。總要有人看見並欣賞夜空稀疏的星光吧！有幸再有得獎的肯定，會成為他們人生回憶裡的一抹微笑。

## 各自關注的閱讀議題

●謝宛彤

我最有印象的是老師推薦給我的朱少麟《傷心咖啡店之歌》，那時正面臨寫作筆法瓶頸，且交稿在即。已經上大學的我其實很少閱讀長篇，抱著做功課的心情閱讀，沒想到徹底掉入書中的台北。那次比賽終究是無緣，但我卻因此困在書中好久好久，從剛開始的「為什麼要讓我讀這個」，到「為什麼要讓我讀到這個」，非常感謝老師讓我認識這位作者。從極短篇、短篇小說，大學嘗試寫現代詩，現在開始寫劇本，出這題的用意是想偷老師的書單，或者先幫以後要請老師看的文類做個前情提要。

●林金燕

文學裡的哲學很有趣，只要是涉及老子、莊子等道家思想，作品就能翻上新高度，不管是經典詮釋或高手的解讀應用，皆十分迷人。人近中年後開始研究佛學，佛經和大德的論典，令人浸淫其中，無法自拔。

## 彼此印象最深刻的事

●謝宛彤

我最有印象的事，是去翻聊天紀錄，才看到我一開始就有請老師默認保密協議，因為某次母親無意間提到「我今天有和金燕聊到你的作品……」使我忘了還有這關，但凡老師多說個兩句都是能使我身敗名

裂的程度，原來我早就設計恭請老師當我的文學共犯。

五、六年來，老師每次的語音開頭都是「宛彤，老師覺得……」非常溫柔、誠懇、慎重，或幾乎是沉重發布聖旨的傳喚，往往和題材非常違和。在AI語音轉文字功能還沒盛行起來以前，我會拿紙筆逐段記重點，甚至怕檔案不見因此再轉錄起來。我的寫作時間通常非常奇怪，因此常在半夜反覆播放某段描述，在連自己都不確定這篇要怎麼寫的時候，至少宛彤，老師覺得……

同時我的創作過程一直都保持一個賤賤的狀態，一種偏執，例如哪個角色堅持不能多一顰一笑、哪些橋段到死也不能刪，算是親手送葬無數勝算。但老師從沒說過我哪篇甚至哪裡寫得不好，這當然不是因為我寫得好（現在看來簡直是一坨），但在那個所有人都被要求校

正回歸的年紀，我的寫作熱情也因此大風大浪地被守護下來。

●林金燕

守護文壇奇才是我的任務，守口如瓶亦是職業道德，常年指導學生的歷練，讓我不輕易說出對作品的批評，太多的隱私、太青春的祕密、太稚嫩卻真實的心事，就算我有意見，也是在讚美了一大串之後，小心並誠懇地用詞如：「如果再……可能會更好，但老師尊重你的創作。」「這裡多加一些……的話，那就太完美了。」因為那是十六到十八歲的高中生來日回首，絕對是此生再也回不去的熱情與創造力。印象最深刻的是討論那篇關於小琉球的末日寓言小說，開出朱少麟的小說三部曲，我知道她在掙扎，但是撞牆期就是撞了再說啊！總會撞出洞來的。

字總該自私，胸中堡壘不須屈服於期待目光；

但字總能慈悲，每個鉛印都能化成照路的燈，總有人等著那指引的方向帶路……

# 燃字造光術

施正倫×李柏欣 圖／作者提供

## 我總得想辦法把路打亮

感謝上帝，我在好的時間遇見柏欣，那時我尚未成為父親，程式語言尚未降維成咿呀呢喃，胸中眼底總想說話；我輩尚未熱中廉價出國旅遊，鄉民不分真偽總還有信任，對於學生街頭發難總願意一呼百應，我腳踏親友述說集結的街頭廣場，想在講台做個說書人。柏欣是個慧穎的孩子，但他總懂青春的分寸，腦裡的山水安分地抒發落在格底。常說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我只覺幸遇天下英才而助之，前輩叮囑要嚴謹治學，總覺得被啗咕訓的是自己，總以為與孩子們切磋過招，得化身三十歲老衲決戰光明頂。柏欣懂得琢磨想望的世界，但我在安官桌上挑燈夜讀的是朱天文，巫言之美總不能由我成了術士胡謔，文字煉金術總還是得馬步紮緊來。我們就這樣開始師徒相伴的朝聖路，散文，新詩，小說，我摸索指路，青澀的生命們渾然不知，依循挨身跟上學樣；柏欣能飛，我就找尋氣流，若成鷹則怕孤傲不群，單成鳳

只怕流於炫技，他有雙如鴿子般清明的眼眸，但我總得想辦法把路打亮。

我明白每個聰穎孩子身上背負的宿命，與同事自嘲我花兩倍時間備課，他們只消三分之一堂就破解了，其他時間就是聊；從聊中見天地找方向，眾聲喧譁，原來光是打給我自己的。筆桿上的鋒想成沒骨花卉，總要有神，學舒枝展葉前讓他們懂駕馭，我們半路出家摸索打辯論；同儕仍在支吾其詞，柏欣已能領悟，面不慍色應付每張咆哮的澀顏，邏輯遊走如貓足輕快，那時他已是個賽事最佳辯士，我明白這艘體會旅船，已是青春在放歌領著我前行。老施教詩總得百轉千迴，拜無數個後現代詮釋空間，我們攀繩引上山頭，先人指路，那時我仍在進修，多數個夜間所學，總迫不及待端湯上塔，煲成精華餵養他們。孫梓評伴凌性傑，鴻鴻佐羅智成，都說詩以歌言志，有時我們躺在你的衣櫃，讓少年維持著煩惱；進陪產室前還帶著林婉瑜那句「誰決定給你毛髮」，總記得，每周我們學習評論剖析畫葫蘆。

## 從沒想過字會成為救贖舞台

作詩人是辛苦的，被期許不幸，尚得承受夜裡腦海跑馬燈，像伊藤潤二眼圖搬門敲磚要你堆砌在巧克力鍵盤，僅有淺眠是回報。我總覺得若面對詩人自陳作品，也許換來一句：老師，不要瞎掰好嗎？幸好，我還在桌前；柏欣像豌豆上的傑克，他已懂駕馭梳理的方式，我才體覺他身負翅膀已是奔逸的飛馬，練字鍛句的蹄踏穩了。我們從兩行詩到最短篇，總愛逗趣說一字

千金，簡訊文學獎登著「我已讀你的已讀」；總記得他有次開心地說：哇，真的有《衛生紙詩刊》，我上網買到了！燃燒小宇宙永遠不夠，我得把銀河鋪陳讓天分信步揮灑，用我那雙即將迎來飛蚊的眼。

細品生命對他們也許索然無味，幸好我們還有電影，教他們將留白擺盤在言外；學看還得找一個解釋，要十五歲的眼理解侯孝賢與楊德昌，他們畢竟莫如戲裡不出世的張震，也許熱帶魚對他們親近些；三年級總是眼眸沉重，功學徹夜未眠，臭男生們負重前行拾級而上，從沒想過字會成為救贖舞台，夢尚且不用擱淺在題本裡。但巧遇擺渡總得抵岸，我手裡拿著粉筆以為跟阿部寬站在特訓班中，殊不知看著他們品讀白先勇，孤獨只留給我；他們習得升，天知道，老衲勤谷底，我在覺，看著他們變成一隆馬，我才知曉原來造的是下町火箭。我有時想起那雙眼睛，更貪的是他們的冷笑話：拍照時開張做個面癱老闆，若要他們戴頂耶誕帽在周末主日學唱詩歌，我不爭氣地笑了，風景優美，好詩好詩。如果環遊宇宙是一種浪漫，我很榮幸，曾經陪你們助跑一段。

## 給柏欣的話

字總該自私，胸中堡壘不須屈服於期待目光；但字總能慈悲，每個鉛印都能化成照路的燈，總有人等著那指引的方向帶路。只有曾在麥田裡的人才懂為何要做捕手，筆尖與世界從不扞格，無論是否得時，字總能給我們理由處順安逆。願原力與你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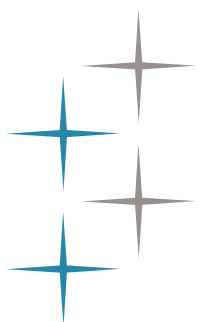


## 施正倫

任職於大里高中，現住草屯，主業是拆解心思重組，副作用對於語病敏感；本能是見招拆招，喜好邏輯和亂買玩具。嗜好是被孩子帶著走馬看花，擅長開長途車弄睡乘客，對於雙關語和迷因圖笑點頗低。最怕太太不愛我，她開心時最美麗，登報望周知。

我們得到堅定的支持以及寬容。那一切告訴我課文寫的不是權威，而充滿了可以鬆動的孔隙……

# 三個小回顧



國中時的李柏欣。



## 我弄丟的

國中的時候我決定再也不要丟掉任何課本或講義。我把它們連同裡面的筆記和塗鴉全都收起來堆在書櫃和紙箱裡。起先是為了回憶。後來設法圓了一個更言之成理的理由：它們多少參與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我不該就這樣丟了它們。到了高中我的房間已經被生滿灰塵的紙箱占據而失去任何走動的空間。這個場景的寓意明白到近乎威脅：如果我繼續待在回憶裡那麼現實中的我就會動彈不得。那個動詞叫沉湎。再沉下去就是滅頂的一天。我對於留住所有事物的嘗試終告失敗。令人非常喪氣。我感覺作為一個人好像就得不斷消耗新鮮美好的當下成為床單上的皮屑排水孔裡的落髮堆在牆角的灰塵。我比較喜歡樹的邏輯。樹把曾經為自己輸送水分的組織全都具體而甜蜜地存在身體裡。作為它的支持。那樣多好。

聯絡上正倫老師的時候我在訊息裡說你當年的補充講義我都還留著，回家找了好久發現已經找不到了。現在我只能心虛地說我記得曾經很享受地讀過它們，卻已經說不上來具體內容。我多希望我是一棵樹。

## 我記得的

國小畢業後我誤打誤撞讀了公立國中的資優班，在家長都愛送小孩去私校的台中那是相對小眾的選擇。全班六個人上國文課的只有四個，我們就這樣跟老師上了三年一對四的國文課。那一切非常美好且奢侈：五個人圍著併攏的桌子，想講什麼就講什麼，老師說：「你不一定要同意作者說的。」其實我們就算不同意也講不出什麼好理由，但我們得到堅定的支持以及寬容。那一切告訴我課文寫的不是權威，

而充滿了可以鬆動的孔隙。當其他教室裡的黑板上都寫著不容質疑的板書，我幾乎有點心虛我們是那樣地被偏袒，那樣被允許異議的特權。

每次上課老師會給我們幾張講義。有時是課文的延伸補充；有時像是在說：「課本選這什麼啊，真正的好東西在這裡。」他也不時抱著幾本書走進教室放在桌上，常常我們翻也沒翻，下次他還是照例帶了新的書來，如此往復。在那些書裡我記得那麼一個當下讀到一行字寫的是陽光在地板上移動的樣子，我感覺像被人抓著肩膀用力晃了一下：文字，在某些幸運的時刻，可以引動具體的力量。

每周一次第八節的國文課老師帶我們讀麥田出版的散文、小說和新詩讀本，每人選一篇寫一點心得、解說，想不到的話也可以查作者介紹，上課時一起討論。那三本書還在我的書櫃裡夾著當時寫的筆記：一份我的原稿，三份其他人的影本。我也還記得初讀其中幾篇時目眩神迷的感覺——儘管現在重看

那些筆記都只是極粗淺的信口胡謔。當時我不曾和老師真正談及寫作，但那些我們一起讀過的字與種種貼近文本的嘗試漸漸構成一組座標軸，我得以從中得到基本的方向感，往其他更偏遠的地方去。

收到這則邀請時說明寫著要找回自己的高中老師，我回信問如果是國中老師可以嗎，從那之後我就再也沒在課堂上有過關於文字的，沒有目的卻又那麼充實的時光。

## 我想對你說的

最近過得好嗎？我畢業後好像就沒回過學校，我一直覺得只要認真生活總會等到好理由與過去的人相見。這次運氣好賭對了。到現在我還是怯於對人提及文學，感覺這兩個字要不是太作態就是太不值得一提，遠不及你當年和我們分享時那樣的誠摯且篤定。甚至這一點回報也沒有：常常我嘗試寫作時都覺得這真是一件忘恩負義的事——我是那麼處心積慮地企圖抹滅自己受到影響的痕跡。

不過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說。是上高中後的某一天我忽然發現，或許是看你寫字看了三年的關係吧，我的字跡很像你。

我一點都不覺得那有什麼不好的。

## 李柏欣

2002生，台中市立黎明國中畢。台灣大學裡面就有中文系／你未來是個作家幹嘛念牙醫（我國中的時候真的想讀台大中文系）。



# 漫遊在有隔的路上

大多數時候我情願相信有一個更精準、更清晰的世界等著寫作的人創造……

## 咀嚼寂寞甜味的文學傳承

### ●陳昱文

先認識了致綾的作品，是多年前花蓮女中文學獎現代詩組的評審會議。花蓮女中文學獎現代詩組，往往邀請入圍者現身分享詩作背後的故事，有別於一般匿名的制式化評選，參賽者能勇敢地說出內心的感受，很不容易。許多情緒間接地渲染詩句，成為評者與作者角力或共創的作品。當年，沒有聽到致綾說自己的故事。後來再相遇是台北書展，我出版詩集，你戴著口罩在沙龍間的走道上，叫我的名字。才知道你剛休學。我一直認為有一段體制外的時間，讓自己緩緩，是好選擇，何況你一直在文學路上「自主學習」。很驚訝在東華大學遇見你，那是一場謝旺霖談楊牧手稿的講座，你說從志學車站走路到講堂聆聽。我知道這是帶著對詩的虔誠抵達會場。謝旺霖認為從楊牧高中時期的筆記本，可以看出他立志擊劃一輩子進行詩創作，我想你也是如此。甚至，走出不同於花女畢業的詩人廖亮羽、徐珮芬的新路徑。

後來，承蒙素珍老師推薦讓我有機會擔任《花蓮青年》現代詩稿的編委。我希望可以主動邀請對詩創作富有熱情且極具創作潛力的中學生投稿，腦袋中閃過幾個名字，致綾、庭瑋、竹慶、陳驛、善喜、歐海、慧娟、浩銘、方策、啓芸等。當然有你。花蓮的藝文資源相對北部少些，這些年，我努力在校園連結現當代的作家入校講座，讓對文學藝術有興趣的孩子多一點溫暖。在須文蔚、甘耀明、李時雍等名家的花中文學講座上，看見你認真思索的身影。很好奇，來自花東縱谷的你是如何在花蓮的環境中養成自己的詩教？

### ●范致綾

認識老師在高一花女文學獎評審會議上。那陣子住在身心科病房，臨時請假外出到學校，還穿著便服，感覺自己與大家格格不入。初初寫作，也不知道自己寫的是不是詩，只是憑藉著寂寞莽撞地寫，當時受到老師的肯定，像是一扇窗戶被擦乾淨，終於看見了更清晰的風景。休學後，經常遇到老師，不僅僅是台北的書展，還有花蓮的各種講座，包括一場老師與張寶雲教授關於詩人楊牧的對談。即使不一定有機會和老師相認，也還是感受到一份遙遠卻也悠遠的陪伴和祝福。

高中在休學和曠課之間度過，恍恍惚惚沒有具體時間的日子，只能讀書。在身心科病房讀小說，抄寫字句，坐在病友身邊念詩，也許透過文字，我能夠離開病房去到更遠的地方。休學期間，投遍文學獎，參加了各式各樣的文學

營，經常搖搖晃晃坐火車到位於志學的東華大學聽演講。見到早於我走在文學路上的學長學姊們，滿心羨慕也期待自己成為一樣的大人。在大學讀文學創作的我回頭來看，似乎沒有對寫作更加篤定，反而失去了當時的愛意和好奇。

與老師並不是以正式的師生關係認識，想更接近地問，對老師來說，老師是如何看待以詩、以文學相遇的師生緣分呢？

### ●陳昱文

無比珍惜和致綾以詩相遇的師生緣。跨越時空，何嘗不是文學世界最深刻的情誼。辛笛向里爾克學詩，楊牧夢見與孔子同飛，他們未曾在實際的課堂上相遇。當然，我們也坐在同間教室不同的角落，聆聽他們上課。格格不入，似乎是所有敏銳心靈的特質，葉珊站在右外野咀嚼青草寂寞的甜味，吳岱穎寫下〈有隔〉。同樣地，當我們全神地講解文學作品，甚且是辦理講座，沒有感應的孩子，恐怕不少。有隔。致綾認識會彈鋼琴也會寫詩的花中朋友，以書寫的熱情回應一堂堂室內外的創作教學課，帶給我極大的鼓舞。同樣地，我也收到了你悠遠的祝福。和寶雲老師對談的那陣子，我剛經歷住院的考驗，面對未知的健康走向，害怕極了。很開心能在樂見里8號閱覽室的楊牧系列講座和你重逢。

1960年代左右，香港《星島日報》的編輯「區惠本」鼓勵還是中學生的西西、崑南自由發表作品，甚至提供經費讓崑南先生策畫遠足，因而讓一群年輕的寫作者產生深刻的情誼。和致綾同為花東創作青年的朋友，像是庭瑋、陳驛，好奇你們聚在一起的因緣與互相砥礪的歷程？好像還有豐濱小旅行？無限嚮往。

陳昱文×范致綾

攝影／張肇輝

## ●范致綾

和庭瑋、陳繹在後山文學獎得獎，坐在北濱懷著紅燈塔仍是白燈塔的夢，想像未來一起開家書店，賣書、寫詩。也曾經在楊牧老師的忌日和陳繹遠遠騎車去東山安樂園。縱谷平原在山腳下一覽無遺。看見鷹時讀〈鷹〉，在疑惑的青春中「允許它不斷變換位置，顯示／飛的動機，姿勢——和休息」——即使幾乎每首詩裡都有不會發音的字，即使有時並不讀懂。



## 在與不在的花蓮

## ●范致綾

花蓮交給我的，詩人說的「祕密武器」，我想是一塊因邊緣而存有的餘地；從地景裡長出身體，藉由地理指認所處的方位。所以我沿著台九線公路遊蕩，搭區間車流連無人車站，更認識花蓮一點，便更認識自己一點。

和老師從台北到花蓮的求學路正好相反。目前在台北讀大學的我，終於學會熟練地搭上正確的公車班次，察覺時竟然有點哀傷，不再需要看地圖讓回家的路變得更遠了。無論是讀書或是教書期間，老師也曾想要拒絕視花蓮為抵達嗎？

## ●陳昱文

花蓮於我，也是富有身體感的居所，搭著賞鯨船隨海湧的韻律鼓動、暈眩、癡迷。地震搖動大地伴隨地鳴，0206的夜晚，我在辦公室加班，也作著和同事共譜校園文學獎的美夢，倏忽置物櫃倒下，連拉開大門都站不穩。深夜回到宿舍，餘震不斷，一晃動就從床上跳起。土地的晃動，雖然害怕，但只要知道大自然變動的本質，是可以慢慢適應的。相對而言，花蓮的大環境大抵保守封閉，害怕變化。就讀東華大學時的我，很幸福。師長們呵護著系上上上的文學夢，也有許多採訪實作與田野調查的課程，讓我們以文字貼近花蓮的內裡。不過，實際在花蓮工作，才會知道花蓮的物價、房價高，人際網絡既緊密又讓人窒息。拒絕視花蓮為抵達，因此我鼓起勇氣北上求學，在好幾次颱風釀成土流路斷的情況下，努力再返回花蓮生活。離開是為了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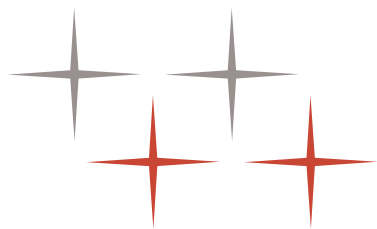
## 擦亮真誠的聲音

## ●范致綾

大多數時候我情願相信有一個更精準、更清晰的世界等著寫作的人創造，然後便會像楊牧老師說的：「我們必能為那主題提供更深刻的了解，和更廣大的詮釋。」但得了文學獎升大學後，我開始面臨瓶頸（簡直是長頸鹿那麼長的瓶頸）——處在匱乏之中，所謂寫作的技藝似乎不過是一面髒鏡子，無論如何只能徒勞地嘗試擦乾淨。老師對文學的想像是什麼樣子的呢？又是如何面對瓶頸的？

## ●陳昱文

我對文學手藝的想像是保持真誠。這很難。或許不同的單篇文學獎，真的存在著不同的得獎腔調與題材，淹沒了有話想說的心。致綾能意識到並且懷疑虛假的技藝，很可貴。得獎當然是很值得喜悅的美事，面對得獎後的瓶頸，彷彿是我有限的登山經驗中，體會到下山似乎比爬山難，面對下滑的體力，漸漸發抖的腿，保持專注一階階地踩。《莊子》提到面對困難的態度是「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不妨慢下來，好好生活與閱讀，也聽過有的創作者透過打掃的方式沉澱自我。相信你會找到自己的節奏。



## 陳昱文

任職於國立花蓮高中，近期受邀到鳳林「家訪」，看見多年前的高一導生在牆上貼滿珍藏的校園文學講座海報，讓我在挫敗的生活中仍願意相信「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出版詩集《還在》。

## 范致綾

2006年生，花蓮人，即將擁有投票權。目前就讀於國北教語創系。今天和明天都還沒想好於是口頭禪是哎喲喂呀。



# 啓程 並不蒙昧

我們慎重其事地書寫，或許正為了讓落下的一字一句，切實烙下我們活過的步履行蹤……

沈芳如×蕭信維  
記者黃義書／攝影

## 高中男校生涯的關門弟子

信維需要啟蒙？我倒沒這麼想過。

陪伴信維領取2016年台北市青少年學生文學獎之後，我便留職停薪攻讀博士學位。待2021年取得博士學位，我便轉往大學開設閱讀寫作。因此，信維是我在高中男校十餘年生涯的關門弟子。

當年初識信維，我受命空降高三，信維則由三類轉至一類。換言之，師徒二人都是課堂上的陌生人。眼下唯一清晰的，是半年內我們得解構學測國文，進而有效率地在考場中，織就燦燦輝煌。

然而我與信維的第一類接觸，並非如此道貌岸然。暑輔某一日，底下突然傳來窸窣碎語：「老師，他台積電文學獎耶。」蛤，是哪位在說話？奮力趕課還得誠意飽滿地分心回覆，就怕辜負線下鄉民熱情叩應。只見，一個小孩將自己埋得再也無從隱沒，以便盡可能豐身於某位好事者身後。望著這位沒準備露臉的無名高手，心想光是趕課我已鞠躬盡瘁，順勢放過彼此，正可謂清爽宜人。

真正讓我們師徒產生交會的契機，是信維那並不典型的高分作文。說他文章非典，是因為一旦換個老師批閱，很可能就是題旨不夠高大上，起承轉合不甚出人意表，修辭表意更算不上精緻古奧了。殘酷的是，應試作文往往被圈限在極度壓縮的閱卷時間內，是以信維文章若能取個B+A-已是謝主隆恩。然而我無法輕易抹去，信維總是從容娓娓敘寫生活開展，從而在凡常細節中以慧點論斷，突圍。冷冽精準，彷彿手執批閱大權的師者也遭致無情解構。而這小孩既已招降讀者，我勢必也得大器回應。但難免尷尬，一篇如如擲地字句，其實就考場作文而言，恐有自我感覺過度良好之嫌疑，因為他太不企圖討好了。所以就事論事，實在不好隨意分享還嫁接其他學子。

就這樣，每每掙扎於讀者接受與考場現實的我，索性閉起眼睛，任性賭上教師專業為信維背書去。

後來才知曉，原來信維也偷偷期待著老師的考後分享。他察覺自己的文章總有極大面世機會。這是我們師生意外搭起的小默契。看來自己無意間也給了信維一些持續書寫的底氣，算是勉強和啟蒙沾上邊了。



## 面對AI， 更需要在國文課一再「啟蒙」

事實證明，只要信維的文字得以自在舒展，即成令人驚豔的橫空瑰璋。

而在大學開設必修國文的這些年，我也不再擊舉大考國文這支保護巨傘。講台下，這些來自醫學電機，來自財金資管，來自物理化學，來自地質大氣諸方領域的學子們，難道還為了應付考科修習國文，甚或攻掠文學獎而研讀修辭嗎？與其悲慨學生質疑必修國文，或許不如誠懇回答，一旦擺落前述目的，必修國文之內核本質，究竟與人生課題何關。

歷史學家哈拉瑞指出，AI擅長的是「解決問題的能力（智能）」，但人類真正重要的，是「感受、意識與道德判斷」。面對洶洶的AI態勢，我們恐怕更需要

在國文課一再「啟蒙」。意即，一再扣問生而為人的本質是什麼？以及，再如何我們都不願讓AI代勞的體驗是什麼？換言之，我們慎重其事地書寫，或許正為了讓落下的一字一句，切實烙下我們活過的步履行蹤。

而信維最初的書寫，正是映現流彩的凡常印記。至於身為教師的我，則是有幸在如海的試卷中，嗅得這一縷細微而怦然的質性況味。如今，我轉身在清靜小眾課堂，與更多意在尋思的靈魂安適相遇。若真要持續引領所謂啟蒙，我毋寧鍾情朱光潛《談美》的殷殷提醒：「慢慢走，欣賞啊！」而這場多年之後的執筆對談，或也綿長昭示了，啟蒙火種已在信維持續筆耕中自成光亮。

我們師徒，乃各自在講台篇章護守苗種。我們走著，字句迤邐，留下無可代筆的在場行蹤。

## 沈芳如

台大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曾獲政大道南文學獎散文首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教師組散文優選、台灣中文學會四賢博士論文獎、政大優秀博士論文獎。

始終思考著，如何透過閱讀與寫作，陪伴大學生梳整世界。為了理解尊重自我與他者之主體脈絡，更為了優雅自足與AI共舞。



# 只有信維寫得出來

我仍然在意且期待，每次無聊的考試過後，老師用明亮的眼睛向大家分享，告訴同學可以注意信維的寫作套路，但不用學習，這只有他寫得出來……

## 如果開始寫作 必須要尋找一個moment

請允許我花一點時間回憶——畢竟高中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情。同時我也不是一个善於記憶的人。剛剛我翻查約莫一年前回顧高中寫作的文章，裡面提到：「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若蟲〉藉由長（ㄉㄨˇ）蟲的身體來表現探索未知的渴望……」我思考了很久，我什麼時候寫過關於蛇的故事，花了一點時間我才意識到我寫的是虫尤ㄨ蟲。

是的我的記憶就是如此之差。我甚至不記得十年前曾經寫信給老師說「我向來最愛寫散文」（還大言不慚地說散文寫得比小說好），不記得獲得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的新詩作品是在國文課上課本上寫下的。翻看我在學時乃至畢業後與老師的書信往來，恍若隔世。

最新的一封信裡，我向老師傳遞師生對寫的稿約訊息，老師回覆：「你確定老師真敢蒙你什麼嗎？」

如果開始寫作必須要尋找一個moment，一把鑰匙、一點啟示或是一種蒙昧渾沌裡盤古開天的覺醒時刻，那麼屬於我的時刻只能說是非常無聊（但也十分切合本刊題旨）：高二從三類組轉到一類組，想做一點事來證明自己，剛好在圖書館轉角，一張高額獎金的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海報……

沒有雷劈啟示。沒有醍醐灌頂的醍醐。沒有初極狹纒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我的文學伊始，如此平淡且簡單。小時候看《莊子·應帝王》裡儻忽欲報渾沌之德，以「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的故事還無甚感覺，只恍惚這個故事暗示了對外索求的未知與危險。直至長大一次我走在路上，聽到路人媽媽拍了拍孩子的頭，對她說：「你終於開竅了。」那瞬間我停下了腳步，久久沒有移動。

那時我才意識到或許我並沒有想開竅。或被啟蒙。



## 在標準答案之外， 長出自己喜歡的樣子

一個一個鑿洞開挖。在飽滿純真的身體裡開出充滿回音的洞穴，眼耳鼻舌身意充斥色聲香味觸法。儻忽有為的造作，徹底地破壞了渾沌的本真，自此渾沌不存。孩童循規蹈矩地長成社會化的大人。

我還記得在那個所有人戮力準備考試的男校裡，我會在夜自習時走路到電影院看電影，會在我毫無興趣的課堂磊落地拿起木心或蘇童，在我的模擬考作文裡胡謔一個轉校生如何奮力融入新學校，遇到困境又如何轉念的過程（同樣的套路我曾經用在寬與深、審己以度人、自勝者強族繁不及備載）（但這套路在我當年學測題目「我看歪腰郵筒」中毫無用武之地，暫且按下不提）。

我會花很多篇幅，描述班雅明《柏林童年》裡，冬日爐子逸散著泡沫般酥鬆香氣的烤蘋果；描繪蕭紅《呼蘭河傳》中「我」望著被折

磨的團圓媳婦的手。如今想來，我的大考作文，實是一塌糊塗。我不長篇大論，不起承轉合，不引經據典。這樣的作文，能夠一再地被老師看見，在忙碌的高三教學裡，一字一字地打下來，放在PPT上，當作好文被分享給同學，實是一件難得的事。

芳如老師沒有批評、沒有修剪，沒有告訴我「這樣寫可以讓文章更好」。我得以在段考模擬考作文裡，一次次地做我自己。她選擇不去開鑿渾沌，讓我能在標準答案之外，長出自己喜歡的樣子。

老師，我必須說，就算那時候的我已經陸陸續續拿了一些學生文學獎，勉強稱得上被文學眷顧的少年，但我仍然在意且期待，每次無聊的考試過後，老師用明亮的眼睛向大家分享，告訴同學可以注意信維的寫作套路，但不用學習，這只有他寫得出來。

老師總說我躲在角落，不吭一聲。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亦且明亮。

## 蕭信維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創所畢。曾入圍台北文學年金，獲林榮三文學獎、台北文學獎等。作品以稀碎的方式見於報刊雜誌。

最近想買新的筆電，不知道哪家廠商的售後服務比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的好。



那些課堂上來不及細談的感受與思索，經由文字傳遞而來，時常帶給我巨大的感動……

# 文字和回憶建造的うち

—— 林孟柔×郭宇恩 記者劉學聖／攝影 ——

## 男校高中生們站出來！

### ●林孟柔

教室裡你們的目光流連紙面，筆尖躍動流淌文字，問答時常常給出天馬行空的回應，因而引起滿室笑聲。我很喜歡這樣的時刻，那是我們共同構築的獨特風景。我知道教室裡並不是所有人都對文學感興趣，但總盼望著某一個時刻，你們都能夠體會文學帶來的感動。

偶爾在眾多學生中會發現如你一般對閱讀與創作抱持興趣的人，我總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欣喜。在這樣一個追求快速刺激的時代，靜下心閱讀乃至於提筆書寫，我們都知道那是多麼困難的事。該如何鼓勵擁有如此熱情的你們呢？看著你站在文學獎的頒獎台上，眼裡閃動的光芒是對創作的熱愛吧？看到你持續投稿、獲獎的消息，知曉你被更多人看見、你的創作之路將無限延展，我由衷地為你感到開心。後來帶著學弟妹們參訪文學館，導覽人員提及身為學長的你如何在文學路上發光發熱時，他們的眼中似乎也閃動著光芒，一如那時站在頒獎台上的你。

### ●郭宇恩

真是太好了，寫作有時孤獨，多麼希望能有更多同儕學弟妹一起加入創作。在幾次分享和談話中，我也曾和別人這麼說：男校是文學的絕緣體。

很難明確地和別人說自己在做什麼事情，數學課上完成一篇小說的爽感，很快就會被庸俗的爛笑話掩蓋過去。這就是男校。寫了一段感官豐富的愛戀，「靠，你幹嘛寫他

們做愛。」得到這樣的回應。這就是男校。

雄中並不是這麼純然的男校，擁有校內文學獎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徵稿期間，福利社的門口會擺設「脫魯詩籤」，暗藏在小片紙張裡的夏宇和林禹瑄有時就這樣偷偷被傳上限時動態。幾次看見友人寫的短文或散亂詩句，那些句子這麼生澀，模糊卻又帶著閃光。

有的時候我也會思考，對高中生來說，文學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 文學是什麼？

### ●林孟柔

不知道你是否記得選修課的第一堂課？我們一起思索：文學是什麼？文學的存在有什麼意義？現在我依然帶著學弟妹們討論這些問題，試著從隻言片語中窺見你們對於文學的思考與想像。我所得到的回應大多簡短，然而那些口頭無法即刻表達的細膩情感、曲折想法，往往細密地落於紙上。原來你們有許多話想訴說，並且願意向我訴說。對周遭事物的觀察、對未來的想像或者對社會的關懷……那些課堂上來不及細談的感受與思索，經由文字傳遞而來，時常帶給我巨大的感動。

### ●郭宇恩

我很喜歡用文字和老師講心事的感覺。您是我高一時的國文老師，那時我還不怎麼清楚文學是什麼（更確切來說是完全沒在關心文學這回事）。我想老師那時候一定沒想過我是一個和「文學」兩個字會搭上邊的人。

我也沒想過。高一的暑假是我第一次投稿文學獎，高雄青年文學獎。我並沒有和任何人提及這件事，投稿完就很快地把詩稿銷毀。結果我得獎了。首獎。我在補習班的數學課上得知消息，主辦單位要我填自己的指導老師，我毫不猶豫地寫上您的名字。或許老師是在那一刻才發現我投了文學獎，卻沒發現在那之前您已經給了我多少的文學養分。回首那些紙張上的文字——

文學是什麼？我又想起您的問題，好像已經有一些模糊的想法。

## 學習單是最私密的聊天室

### ●林孟柔

批閱作業、學習單時，我常猜測你們看到批註時的感受與想法，擔憂我有時過於直白的文字會否打擊你們對寫作的熱情與興趣。之前你提到我寫便條紙鼓勵你繼續寫作的事情，於是便想起你那時書寫的內容，應該是地方文學的單元，我要求你們描寫自身對於周遭人事物的觀察。我記得那是一篇精采的小品文，那時你的構思與文字已很出色，期待你持續書寫的想法陡然冒了出來，於是就貼上了便條紙。在文學寫作上，我自覺能夠帶給你們的東西很少，似乎只能給予鼓勵。

### ●郭宇恩

因為那張便條紙，我真的創作到現在了呢！老師真的開始看見比較多我的文字，應該是因為多元選修課的關係。我還記得升上高二時發現換了國文老師，我立刻找到妳的選修課並填在第一順位。說真的，

也許妳是最見證到我內心的其中一個大人。

我和老師都是害羞的人，學習單上的一來一往總是比對話還要多。讀完李昂〈愛情的試驗〉，妳要我們寫出分別最喜歡、次喜歡和最不喜歡的角色，在我的文字旁妳用紅筆輕輕地寫著：「看來你不喜歡沒有原則的人XD」（老師的批改有時會因為XD和×而變得格外溫柔。）

沒有原則，真的，我好討厭那樣的人。可是我覺得好可怕，那是我第一次發現文字可以讓我變得這麼赤裸。在一次次學習單中，那就好像某種加密的摯友限動，只有老師看得見的，關於我的一部分。

## 對於彼此印象最深的事

### ●林孟柔

高一開學的第一堂課，我問了大家許多問題，其中一個是：「最討厭哪個科目呢？」一位不幸被點名的學生，靦腆地給出「國文科」這個答案，引來全班哄笑。彼時還未能記起全班的面容與姓名，直到後來你提起，我才知道到原來那個人就是你。如今高中生活已然結束，你的想法是否有所改變呢？儘管那時你說自己不喜歡國文科，但後來你始終展現出高度的專注與投入。你並不是多話、求表現的人，但我依然清晰地記得你聽講時的模樣，望著講台的目光總是那樣認真，偶爾因為講述的內容而露出不同的表情，你的眼裡彷彿有光，對講台上的我而言是莫大的激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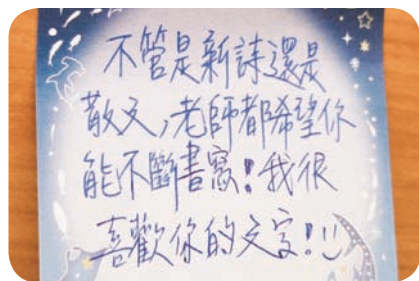
# 林孟柔

高中國文教師，雄中  
青年社指導老師。不太  
會說話，時常對自己的  
笨拙感到苦惱，如果可  
以成為更幽默風趣的人  
就好了。



# 郭宇恩

畢業於高雄中學，現就  
讀台大牙醫系。不這  
麼文學的人，意思是食  
物本身比咖啡廳重要，  
意思是喜歡登山勝過看  
海。



## ● 郭宇恩

天啊，想想那時候我居然說了這麼勁爆的答案！現在的我多麼想念國文課呢……

如果要形容一個人，我應該會描述第一個出現在腦海的畫面。我能看見一個長廊，大概是學校的走廊，老師從遠遠的一方低頭走來。大概不是走在長廊的中央，而是靠著邊邊走來。

很難想像這樣含蓄的您，在一次上課會突然難掩情緒地轉身哽咽。

那堂課在講「地獄梗和少數族群的處境」。當老師講到原住民加分相關的議題時，您的聲音斷斷續續，好像被籠罩在霧裡那樣。

喜歡文學的人都是感性的人吧。您不斷地說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好難過，我們都不斷地被文本打動卻只能偷偷地掩蔽自己的情緒。我後來也寫了好多新詩來關心議題，也是有很多話想說的人，但不敢把情緒毫不避諱地表達出來。

我想某一天，或許我們可以試著成為更勇敢的我們。我們可以憤怒，我們可以悲傷——

我們可以是任何形狀。

## 師生 Q&A

### 林孟柔：

讀你的新詩〈蔡女士のうち都是からず〉，相當驚豔，可以感覺到你在語言運用上的企圖。語言是記憶的體現，與時間、空間緊密相連。你在寫作時是否思考過語言與歷史、文化的關係？關於語言在寫作上的運用，你有何思考呢？

### 郭宇恩：

我的父母親一邊是閩南人，一邊是客家人，從小就是多聲道在使用語言(笑)。我的作品曾經融入客語、台語及日語等，使用這些語言時會讓我對地域和時間有所連結，使我產生畫面和空間感。日語與台灣的殖民歷史有關，也隨之會影響殖民時期長輩的記憶和認同感；客語仍屬大眾相對陌生的語言，但書寫時我能聞到檳榔田和暑氣混雜的氣味；台語使我感到親切，而在生活中對長輩的語言使用也影響深遠。

### 郭宇恩：

書寫對我來說是一種與情緒對話的過程，或許「文學」其實沒這麼深奧，只是讓我們得以保留某些時空，或是得以在書寫過後忘掉那些時空。那老師呢？什麼時候您會想要創作，而書寫對您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 林孟柔：

我在學生時代比較有創作的衝動，大概是心中有一些反覆醞釀的感受、一些難以宣之於口的思索，因此急於將其轉化為具體的文字，想藉此確認自己的情感與想法，正如你所說的「書寫是一種與情緒對話的過程」。年紀漸長，我仍有創作些什麼的念頭，只是許多情感與想法反覆在內心咀嚼、琢磨，思考愈多似乎愈難下筆，過往的衝動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庸人自擾的顧慮。比起創作，我現在的書寫或許更像紀錄，記錄生活中的某些人、某些事、某些時刻，以及因之而生的種種感受與思考。被憂懼、憤懣等負面情緒淹沒的時刻，被美好的、我所依戀的人事物溫暖包圍的時刻，我想用文字將這些時刻——留存，以一種具體的形式為走過的生命留下銘刻。

# 書寫到遠方

提供青年學生專屬的文學創作舞台，發掘文壇的明日之星，點燃台灣文學代代薪傳之火。

● **主辦單位：**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聯合報

● **獎項及獎額：**

1. 短篇小說獎（限5000字以內）  
首獎一名，獎學金三十萬元  
二獎一名，獎學金十五萬元  
三獎一名，獎學金六萬元  
優勝獎五名，獎學金各一萬五千元
2. 散文獎（2000~3000字）  
首獎一名，獎學金十五萬元  
二獎一名，獎學金十萬元  
三獎一名，獎學金五萬元  
優勝獎五名，獎學金各一萬兩千元
3. 新詩獎（限40行、600字以內）  
首獎一名，獎學金十萬元  
二獎一名，獎學金六萬元  
三獎一名，獎學金三萬元  
優勝獎五名，獎學金各一萬元  
以上得獎者除獎金外，另致贈獎座或獎牌。
4. 附設「高中生最愛十大好書」票選及系列活動，由參賽者選出心目中最愛的台灣出版文學類書籍。

● **應徵條件：**

1. 凡具備中華民國國籍，16歲至20歲之高中職（含五專前三年）學生均可參加，唯須以中文寫作。
2. 應徵作品必須未在任何一地報刊、雜誌、網站發表，已輯印成書者亦不得再參賽。

● **注意事項：**

1. 每人每項以參賽一篇為限。但可同時應徵不同獎項。
2. 作品須打字列印（A4大小），一式五份，文末請註明字數（新詩請另註明行數）；字數或行數不合規定者，不列入評選。
3. 請另附一紙，每位參賽者須列出三至五本最喜愛的文學類書籍（不限作者國籍、語言，但須在台灣出版），須標明書名、作者、出版社。
4. 來稿請在信封上註明應徵獎項，以掛號郵寄（22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2樓聯合報副刊轉「台

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評委會」收；由私人轉交者不列入評選。

5. 原稿上請勿填寫個人資料，稿末請以另紙（A4大小）打字書明投稿篇名、真實姓名（發表可用筆名）、出生年月日、就讀學校及年級、聯絡電話、e-mail信箱、戶籍地址並附學生證影本。應徵作品須投遞紙本，並另將作品電子檔（Word）寄至literaturetsmc@gmail.com信箱（註明應徵獎項）。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得獎者另須提供較詳細之個人資料、照片及得獎感言。
6. 應徵作品、資料請自留底稿，一律不退。

● **評選規定：**

1. 初複選作業由聯合報聘請作家擔任；決選由聯合報聘請之決選委員組成評選會全權負責。
2. 作品如未達水準，得由評選會決議某一獎項從缺，或變更獎項名稱及獎額。
3. 所有入選作品，主辦單位擁有公開發表權以及不限方式、地區、時間之自由利用權。前三獎作品將在聯合報副刊（包括UDN聯合新聞網及聯合知識庫）及聯合報系北美世界日報副刊發表，優勝獎作品刊於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網站及其他官方平台。日後集結成冊發行及其他利用均不另致酬。

4. 徵文揭曉後如發現抄襲、代筆或應徵條件不符者，由參賽者負法律責任，並由主辦單位追回獎金及獎座。
5. 徵文辦法若有修訂，得另行公告。

● **收件、截止、揭曉日期及贈獎：**

**收件：**2026年3月9日開始收件，至2026年5月20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揭曉：**預計2026年7月中旬得獎名單公布於聯合報副刊。

**贈獎：**俟各類得獎人名單公布後，另行通知贈獎日期及地點。

詳情請上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網站 | <http://www.tsmc-foundation.org>

文學大小事部落格 | <https://medium.com/@fridaynightmoonlight>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臉書粉絲團 | [www.facebook.com/teenagerwrite](http://www.facebook.com/teenagerwrite)

或洽 | [chin.hu@udngroup.com](mailto:chin.hu@udngroup.com) 02-8692-5588轉2135（下午）